

红
颜
文
丛

象牙戒指

· 庐 隐 著 ·

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象牙戒指

（一）

（二）

红颜文丛

象牙戒指

庐隐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象牙戒指/庐隐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1998.9

(红颜文丛)

ISBN 7-80146-086-3

I. 象… II. 庐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
国-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761 号

象牙戒指

庐隐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邮政编码: 100032

河北省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125 字数: 38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 册 定价: 25.50 元

ISBN 7-80146-086-3/Z·22

目 录

○ 一个著作家	1
○ 何处是归程	8
○ 秦教授的失败	15
○ 前途	24
○ 风欺雪虐	31
○ 憔悴梨花	36
○ 灵魂可以卖吗?	42
○ 前尘	51
○ 跳舞场归来	68
○ 人生的梦的一幕	74
○ 水灾	79
○ 飘泊的女儿	85
○ 歧路	91
○ 豆腐店的老板	107
○ 象牙戒指	117
○ 春的警钟	283
○ 窗外的春光	285
○ 夏的颂歌	288

○ 秋声	290
○ 我愿秋常驻人间	292
○ 美丽的姑娘	294
○ 恋爱不是游戏	296
○ 郭君梦良行状	298
○ 雷峰塔下	303
○ 花瓶时代	306
○ 玫瑰的刺	308
○ 男人和女人	338
○ 情书节选	340
○ 几句实话	354
○ 给我的小鸟们	358
○ 愧	362
○ 月夜孤舟	364
○ 醉后	367
○ 寄燕北故人	371
○ 寄天涯一孤鸿	377
○ 愁情一缕付征鸿	387
○ 寄波微	391
○ 华严泷下	394
○ 扶桑印影	399
○ 夜的奇迹	413
○ 星夜	415
○ 月下的回忆	417
○ 异国秋思	421
○ 祭献之辞	425

○ 丁玲之死	431
○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	433
○ 劳心者和劳力者	438
○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	442
○ 创作的我见	455
○ 研究文学的方法	457
○ 文学家的使命	463
○ 读诗偶得	470
○ 屈伸自如	474
○ 吹牛的妙用	476
○ 代三百万灾民的请命	479
○ 庐隐自传	481

目

录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 35 号那间小屋子里；他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；地板上也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堆里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；所以他无论对于那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像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很好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他镇天坐在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支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手倚着头部的左边；用左肘倚在桌上支着头在那里想；两只眼对着窗户外蓝色的天不动，沉沉的想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；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

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；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；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或乌鸦嘈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在他窗前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；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姣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眼珠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当啷！当啷！一阵铃声，旅馆早点的钟响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的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地；他很失意的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甚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的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。他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没有人和他通信；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；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 20 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奇整的，玫瑰色的颊和点漆的眼珠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；对着

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：“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”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荣庆里迎宾馆 35 号……”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姣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的往迎宾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像珍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也顾不得甚么，用于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匾额，很郑重的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 50 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的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甚么，嘴里念着三五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价响；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：“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”她很急的摇头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”茶房道：“你找人啊，找那一位呢？”她很迟疑地说：“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 35 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？”“哦！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啊？”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“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，别说没一个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有人寄给他，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 35 号，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啊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。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末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。”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；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地

乱跳，她很忧愁悲伤！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，茶房来了！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的挪动她巍颤颤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；她很费力，两只腿像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户用力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厉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的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很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，客来了！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。他听了这话不说甚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呀！一声门开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的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沁芬！你为甚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低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的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她在中西女塾念书的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，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，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和枝上的鸟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；长方铁椅上，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我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！他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绝决的道“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”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地说道：“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”

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？”她的气色益发青白的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的望着；他也不说甚么，照样的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的說道：“沁芬！我想罗愫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作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”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作了罗愫的妻子了！罗愫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，极值钱的字画和很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钢丝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的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愫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的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甚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甚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！哇的一声，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顾不得甚么，走过去扶助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也顾不得甚么，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甚么，也呜咽的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叫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不久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的睡在床上。罗愫急得请医生买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地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

的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，已经累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：“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卖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！你……”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的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。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“信！折……起……”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的说道：“折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”“啊呀！”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。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“送邵浮尘先生收”，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什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“啊呀！好热！”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；她已是没有什么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倾叫起来。罗倾很惊惶的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和干枯的眼睛，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倾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的说道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”她说着了哭了！罗倾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。后来，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倾说道：“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”罗倾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像是刀子戳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！咳！沁芬我实在害了你！”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只有罗倾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在那里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在法租界里，有一个医院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

是个狂人，——披散着一头乱蓬蓬地头发，赤着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像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骷髅差不多。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桌子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的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，“沁芬！你为什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！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什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什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罂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碎了！药水流了满地；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；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，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袜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著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，叹息！他忽的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。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何处是归程

在纷歧的人生路上，沙侣也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。她现在虽然已是一个妻子和母亲了，但仍不时的徘徊歧路，悄问何处是归程。

这一天她预备请一个远方的归客，天色才朦胧，已经辗转不成梦了。她呆呆地望着淡紫色的帐顶，——仿佛在那上边展露着紫罗兰的花影。正是四年前的一个春夜吧，微风暗送茉莉的温馨，眉月斜挂松尖把光筛洒在寂静的河堤上。她曾同玲素挽臂并肩，踟躅于嫩绿丛中。不过为了玲素去国，黯然的话别，一切的美景都染上离人眼中的血痕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沙侣拿了一束紫罗兰花，到车站上送玲素。沙侣握着玲素的手说道：“素姐，珍重吧！……四年后再见，但愿你我都如这含笑的春花，它是希望的象征呵！”那时玲素收了这花，火车已经慢慢的蠕动了，——现在整整已经四年。

沙侣正眷怀着往事，不觉环顾自己的四周。忽看见身旁睡着十个月的孩子——绯红的双颊，垂复着长而黑的睫毛，娇小而圆润的面孔，不由得轻轻在他额上吻了一下。又轻轻坐了起来，披上一件绒布的夹衣，拉开蚊帐，黄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进来。听听楼下已有轻微的脚步声，心想大

约是张妈起来了。于是走到扶梯口轻轻喊了一声“张妈”，一个麻脸而微胖的妇人拿着一把铅壶上来了。沙侣扣着衣纽扣伸着道：“今天十点有客来，屋里和客厅的地板都要拖干净些……回头就去买小菜……阿福起来了吗？……叫他吃了早饭就到码头去接三小姐。另外还有一个客人，是和三小姐同轮船来的，……她们九点钟到上海。早点去，不要误了事！”张妈放下铅壶，答应着去了。

沙侣走到梳妆台旁，正打算梳头，忽然看见镜子里自己的容颜老了许多，和墙上所挂的小照，大不同了。她不免暗惊岁月催人，梳子插在头上，怔怔的出起神来。她不住的想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结婚，生子，作母亲，……一切平淡的收束了，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……女人，……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。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？……整理家务，扶养孩子，哦！侍候丈夫，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。社会事业——由于个人的意志所发生的活动，只好不提吧。……唉，真惭愧对今天远道的归客！——

别四年的玲素呵！她现在学成归国，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负。她仿佛是光芒闪烁的北辰，可以为黑暗沉沉的夜景放一线的光明，为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。哦，这是怎样的伟大和有意义！唉，我真太怯弱，为什么要结婚？妹妹一向抱独身主义，她的见识要比我高超呢！现在只有看人家奋飞，我已是时代的落伍者。十余年来所求知识，现在只好分付波臣，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。希望的花，随流光而枯萎，永永成为我灵宫里的一个残影呵！……”沙侣无论如何排解不开这骚愁的秘结，禁不住悄悄的拭泪。忽听见前屋丈夫的咳嗽声，知道他已醒了，赶忙喊张妈端正面汤，预备点心，自己又跑过去替他拿替换的裤褂。一面又吩咐车夫吃早饭，把车子拉出去预备着。

乱了一阵子，才想去洗脸，床上的小乖乖又醒了，连忙放下面巾，抱起小乖，喂奶，换尿布，壁上的钟已当当的敲了九下。客人就要来了，一切都还不曾预备好，沙侣顾不得了，如走马灯似的忙着。

沙侣走到院子里，采了几支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瓷瓶里，放在客厅的圆桌上。怅然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静静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。在这沉寂而温馨的空气里，沙侣复重温她的旧梦，眼睫上不知何时又沾濡上泪液，仿佛晨露浸秋草。

不久门上的电铃，琅琅的响了。张妈“呀”的一声开了大门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，手里提了一个小皮包，含笑走了进来。沙侣忙上前握住她的手，似喜似怅地说道：“你们回来了。玲素呢……”“来了！沙侣！你好吗？想不到在这里看见你，听说你已经做了母亲，快让我看看我们的外甥，……”沙侣默默的痴立着。玲素仿佛明白她的隐衷，因握着沙侣的手，恳切的说道：“歧路百出的人生长途上，你总算找到归宿，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！”沙侣蒸郁的热泪，不能勉强的咽下去了。她哽咽着叹道：“玲姐，你何必拿这种不由衷的话安慰我，归宿——我真是不敢深想，譬如坑洼里的水，它永永不动，那也算有了归宿，但是太无聊而浅薄了。如果我但求如此的归宿，——如此的归宿便是人生的真义，那么世界还有什么缺陷？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姐姐。你难道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吗？”沙侣摇头叹道：“妹妹，我哪敢妄求如意，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吗？只求事实与思想不过分的冲突，已经是万分的幸运了！”沙侣凄楚而深痛的语调，使得大家惘然了。三妹妹似不耐此种死一般的冷寂，站了起来，凭着窗子看院子里的蜜蜂，钻进花心采蜜。玲素依然紧握沙侣的手，安慰她道：“沙侣，不要太